

# 記院藏存世最早的木活字版圖書——

胡進杉

## 西夏文《鞞毘娑律教羶菽大方廣佛華嚴經》

亞洲是世界幾個古文明的發源地，這些古文明經長久的遞嬗與演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圈，而亞洲同時也是它們彼此間交流的重要舞臺，探索其交流的過程與結果，是本次亞洲特展的主題之一。作為印度文化圈主要思想的佛教，經絲路傳進漢文化圈的中國內地，譯成漢文，又由中原傳入周圍地區與國家，再譯成不同的文字，西夏文就是其中之一。而印刷術是中原漢族的發明，隨著漢文化的傳播，周邊民族也相繼學習了這種技術，建立西夏國的黨項族，不僅大量運用雕版印刷，也採行活字印刷，並且留下許多早期的珍貴文物，本次展出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即是其中之一，它既見證印刷術的傳播史實，亦呈現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成果。

### 一、從國際書展談起

又是春寒料峭的季節，但今年的春天比往年來的更加寒冷，刺骨的北風，凝凍的陰雨，冷不提防每個細胞都會打個噴嚏。但這也是讓人沉靜，坐擁書城悠遊古今的好季節，因此每年的臺北國際書展選在這個時候，別有一番意義。

今年二月十三日至十八

日，於台北世貿大樓舉行盛大的第十六屆國際書展，來自世界各地的出版商提供了各式各樣的精美圖書，吸引了數以萬計的讀者前往參觀，給這陰霾濕冷的台北帶來一股濃濃的書香氣息。

每屆書展都有一主題館，今年的主題館是「澳洲國家館」、「最美麗的書主題館」

及「旅遊文學主題館」，回想前年第十四屆書展，以「閱讀的多元色彩」為主題，設計出「數位閱讀館」、「歐洲四國文化館主題延伸閱讀特展」、「古書館」等不同單元。在「古書館」展出了許多首度公開的中西珍貴古書，琳瑯滿目，令人大開眼界，主辦單位並發行專文報導以為宣傳

(圖一)，其中最珍貴、歷史最久的為刻於一三〇二年的西夏文佛經，並以其扉畫作為書展專刊的標題。據書展印

製的〈閱讀的多元色彩「古書館」：古書簡介〉說明資料，此書「為西元一三〇二年西夏文木刻本大藏經，西夏



圖一 第十四屆台北國際書展專刊

是十一世紀時由位於現今中國西北甘肅和陝西一帶黨項部族所建立的王國，為十二張摺疊成六角形手風琴狀（按即經摺裝），三三五×六六〇公釐及三三五×八〇〇公釐的精裝木刻—西夏版大藏經乃西夏自宋乞得大藏經後，再以西夏文製成，其完成於元代成宗大德六年（西元一三〇二年）。現存之西夏版大藏經不全，後世所發現之西夏文刻本僅有百部。魯汶大學，中央圖書館，穆勒（Mulie）典藏」。中國文物，就如同中華兒女散落在世界各地一樣，為世界各地的公私機關所典藏，這其中不只是漢族的文物，也有屬於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文物，這本西夏文佛經就是其中之一。

西夏（一〇三八—一二二七），自稱大夏，因位於中原之西，又稱西夏，是羌族的一支—黨項族所建立的國家，其領地包括今寧夏、甘肅兩省及陝西、青海部份地區，與遼、



圖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五屏畫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北宋及金、南宋先後鼎立。西夏開國君主元昊於大慶元年（一〇三七）命大臣野利仁榮仿漢字正楷偏旁創立西夏文字，稱為「番書」，西夏文創製後，夏主下令在國內大力推行，「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番書」，除翻譯儒釋道經典外，西夏學者也用西夏文記載國史，著書立說，而其使用也普及深入到民間日常生活的一切領域，諸如案件的審理，買賣土地的契約文書、借貸文書、記事、曆日、占卜辭等，想當時必定累積不少文獻圖書，但由於蒙古軍的殘酷破壞，圖書文獻蕩然無存，加以西夏滅亡後，夏人漸融入其它民族中，其文字不再使用，慢慢被人遺忘。直到十九世紀初，武威《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的發現，又開始揭開這個被遺忘古國的神秘面紗，二十世紀初，黑水城遺址（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發掘，獲得數千件西夏文物圖籍，震驚

國際學術界，西夏的研究也蔚為風潮，可惜這批文物全數運回蘇俄，其後在敦煌、銀川等地也陸續發現了零星的西夏文資料，輾轉分散藏於中外各機構，今日留存的西夏文物可謂鳳毛麟爪，極其珍貴。

### 一一、畢昇遺制

本院也藏有少量的西夏文圖書，此次「探索亞洲特展」精選其中的《華嚴經》第七十八卷以為展出。《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傳為釋迦牟尼佛成佛後所說的第一部經，在菩提場等處，藉普賢、文殊諸大菩薩顯示佛陀之因行果德如雜華莊嚴、廣大圓滿、無盡無礙妙旨，主張法界緣起，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其漢譯本有三：一、東晉元熙二年（四二〇）佛陀跋陀羅譯的《六十華嚴》；二、唐聖曆二年（六九九）實叉難陀譯的《八十華嚴》；

三、唐貞元十四年（七九八）般若譯的《四十華嚴》。院藏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為《八十華嚴》的夏譯本，全經共八十卷，每卷一冊，院藏存第七十五卷及第七十八卷，都屬於〈入法界品〉中的一節，前者為第十六節，說善財童子至迦毗羅城普現法界光明講堂參訪釋迦瞿波女的情形，請問菩薩如何修菩薩行，於諸世間無所染著，供養諸佛恆無休息，及作菩薩業永不退轉等事，瞿波女除開示其所問，並講述其前世為妙德童女時如何供養承事百千萬億佛故事以為證，結尾瞿波女勸善財童子再行參訪摩耶夫人。後者為第十九節，接續第十八節善財童子於毗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中參訪彌勒菩薩之事，本節善財童子請問彌勒菩薩關於菩薩如何學習菩薩行及如何修行菩薩道，彌勒菩薩首先讚歎善財童子，後依次為其開示何謂菩提心，菩提心之殊勝功德，及菩

薩欲學菩薩行及修菩薩道當先安住菩提心云云。

此經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出土於寧夏靈武縣城郊，存七十一卷，部份卷次有複本，分藏在國內外公私單位，現將其卷次、收藏地點列表如後。由表中知本經每卷一冊，每十冊為一函，卷第一、二十一、三十一、四十一、四十五、七十一有扉畫，構圖相同，可能每函之第一冊均有一幅扉畫，日久有些散脫，至於第四十五卷之扉畫，從其下緣之水漬痕跡與正文完全不同看來，應是它卷脫落而誤接於此，每幅扉畫（圖二）計六摺，包括說法圖五摺，龍紋讚牌一摺，讚牌空白無文字，說法圖主尊釋迦位於中央，跏趺端坐獅子座上，雙手結說法印，迦葉、阿難、諸菩薩、聲聞比丘、天子及天龍八部等分侍左右，恭聆法教，周匝祥雲繚繞，人物線條勁健，神態莊嚴，構圖

充滿而不壅塞，洵是佳作。此書作經摺裝，每摺六行，行十七字，天地粗細雙欄，行文如漢文。第七十五卷剝泐較甚，第七十八卷有絹質護封，其封面中貼西夏文題籤，籤條四周迴紋花欄，分上下二格，上格印「散瓏徽絳致瓏瓏瓏瓏」（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八）「十西夏字」，下格印函號「牦（山）」一字（圖三），又從圖表可知，每函一函號，「山」為第八函函號，第八函之第八冊即為第七十八卷。首頁第一行為經題卷次及函號「散瓏徽絳致瓏瓏瓏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八山），次行小字譯者「靖設瓏徽瓏瓏瓏瓏」（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第三行校者「訥瓏瓏瓏瓏瓏瓏瓏瓏瓏瓏瓏瓏」（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第四行品題「

禪說禪說散說純礪礪說純  
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九」，後  
為本文，卷末題記小字兩行「  
楊說禪禪說禪說禪說禪說  
毀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  
願作勾管者都羅慧性及一切隨  
喜發願者皆共成佛道」，  
知印製本經之發願者為「  
取說禪說（都羅慧性）」。

本書為活字版印本，活字版乃北宋慶曆年間（一〇四一—一〇四八）畢昇所發明的一種印刷術，它與傳統的雕版印刷不同，不是在整塊版書寫雕刻，而是用膠泥或木頭等雕製成各個單獨的活字，接著依所印的內容，揀字排版，最後在版上施墨刷印，其便利正如沈括所說「若止印二三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這種技術後來傳進西夏，從存世的文獻圖書，其中有十數種是屬於活字版印刷，年代最久的是十二世紀中葉的泥活字版《維摩詰經》，而本書是屬於木活字

版，其版面有以下幾個特徵：

1 版面文字疏落、鬆散、歪斜，行列曲折不直，字與字間行氣不連貫：由於活字版並不是整版雕刻，當書版時，很講究整版文字的布局，往往上一個字的末筆與下一字的首筆之間有穿插映帶的現象，從頭到尾一氣呵成，但活字版是每字一刻，自為一體，當排版時，或因活字製作不規範，或活字聚版不精，以致版面疏落鬆脫，行列歪曲不直，不能像雕版渾然天成，有時甚至字形傾斜，如（圖四）第二摺第二行「幻（聖）」字與第四行的助詞「說」，及第三摺第五、六行的四個「說」字。其次從圖四第一摺的經題、譯者、校者三行文字，上下字間有相交插的現象，字體亦與正文不同，這是當年印製時，考慮到這些字都在每卷的相同位置重複出現，為了省事及避免活字版的缺點，乾脆將這些字刻成一版，排版時整塊嵌版

中，至於卷次、函號則另揀字排版。

2 版面墨色濃淡不一，字體筆畫粗細相異：活字版是由一個個單字揀排而成，字與字間常出現高低不平的現象，刷印時因凸起來的字受墨多而字跡濃，凹下去的字受墨少而字跡淡，整個版面濃淡不一致，且其經背透印深淺有別。其次，由於經文中重複出現的字很多，活字版的作法，有的是複刻許多字，以為揀排用，但此書從版面看，重出的字如圖四中的「禪（之）」、「禪說（菩薩）」、「禪禪（一切）」、「說（法）」、「說（大）」、「說（道）」、「說（處）」等字，不但筆畫特別粗厚墨色濃重，且字形幾乎相同，疑採用不同的印法，即先排版刷印，重出不夠的字，預留空缺，再補刻分別鈐印。再者，活字版不但版面有濃淡不一的狀況，有時因刷印次數過多，字丁鬆動移位，而產生

記院藏存世最早的木活字版圖書



圖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十八卷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十八卷護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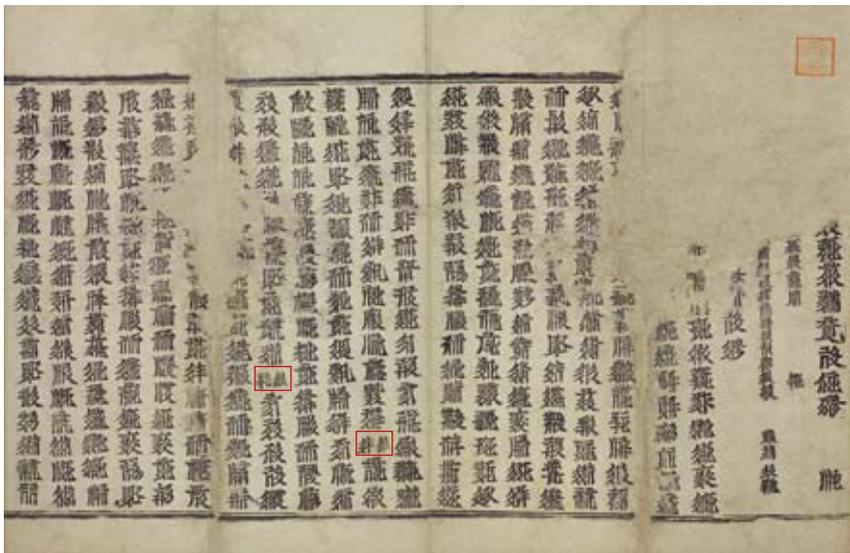
筆畫模糊，且字的邊緣帶有印痕，如（圖五）第二摺第三行至第六行。

按佛經版面的字形，除了譯者、校者及題記，以及字間的



圖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十八卷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者、校者及題記，以及字間的



圖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十五卷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館所藏的七十五卷同一個位置印成「彌教」二個小字，同卷的第五摺第三行第十五個字，院藏作「禰」，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作「禰禰」二小字，可見院藏的第七十五卷刷印後，發現漏印了「教」和「禰」二字，乃塗消「禰」與「禰」，再各補刻二小字鈐印而成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者。

除了上述特徵外，題記中亦寫明此經為活字版，如卷五題記「都發願令雕碎字作勾管印者都羅慧性，及一切隨喜助發願者皆共成佛道」、卷四十題記「實作勾管選字出力者盛津美能慧，及一切隨喜發願者皆共成佛道」中的「彌教（碎字）」即活字之意，而「彌教（選字）」即揀排活字之意。目前出土的西夏活字本有泥活字本和木活字本兩種，本書字字筆畫峻利、鋒芒畢露且轉折方整，應是木活字而非泥活字。此外，從上述的題記並可得知本經的印工為「致微致統堯（盛

津美能慧）」。關於本書排印的年代雖無記錄，但從西夏活字版印刷的史實，以及元大德初《河西大藏經》版印施後，再少有西夏文佛經的刻印來判斷，本經之印至遲不會晚於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甚或是西夏時期的產物，至於現存卷首的扉畫，其版框高出正文一公分之多，如果是同時刊行，絕無是理，應是別處移來，再就其說法圖來分析，不論構圖，人物造型、數量、神態、捲雲形式、裝飾花樣等，完全酷似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刊本《大方廣佛

華嚴經》，只是其祝讚圖不一樣，本經的扉畫應是當時的產物，但我們不能以此論說此經經文也排印於明代，因其時西夏已亡國三百年，夏人大致融入其它民族中，西夏文的使用性究竟還有多少，不可能大費周章地用西夏文活字版來排印這樣一部卷帙龐大的佛經，因此，我們可以作如下一個大膽的假設，本經扉畫刻於明正德

年間，而經文排印於元代或西夏時期，至明代重新修裱經文時，將扉畫加裝進去，原則是每函的首冊各一幅，但其中的第四十五卷誤裝。

### 三、華嚴廣被大夏

西夏地控絲路，為佛教東傳的要道，遠在建國之前，佛教便在黨項族內流行，李德明幼曉佛書，其母卒時，德明就曾請求宋朝允許在山西五台山建造十座寺院以薦冥福，其子元昊也「好浮屠學」，除遣人至五台山供佛外，並規定每年四個孟朔日為「聖節」，屆時官吏和百姓必須拜佛誦經祈福，其後諸帝對佛教的崇信更是有加，齋僧施經廣建寺塔，使佛教成為西夏國的「國教」。德明、元昊、諒祚三代曾分別向宋朝請求《漢文大藏經》各一部，並加以翻刻流通，在此同時，也聘集回鶻、黨項、漢族、藏族諸僧侶，將漢藏文佛經譯成西夏文，從景宗元昊開國始用

西夏文翻譯漢文佛經，至崇宗乾順止的五十三年間，譯成了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共八百二十部西夏文佛經，後世稱為《西夏文大藏經》。

除了大量的譯印佛經，漢傳佛教的許多宗派也宏揚於西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華嚴宗。西夏地鄰五臺山，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和華嚴宗有密切的關係，華嚴宗依據《華嚴經》而立宗，該宗四祖澄觀（七三八—八三九）長期駐錫該地大華嚴寺，專宏《華嚴經》，使五臺山成為華嚴宗的主要道場。西夏向來崇敬五臺山，如前所言，李德明及元昊都曾遣人朝山建寺供奉。其後大夏又在其神山賀蘭山仿其規模建五臺山寺，而同一地區的佛祖院僧人李慧月更組織眾人印寫《華嚴經》，賀蘭山也成為西夏傳播華嚴思想的重要場所。此外，《華嚴經》的三種漢譯本都曾譯成西夏文，西夏也刻印、流傳漢文本的《華嚴經》，

如俄藏黑水城出土佛經中，漢文《華嚴經》的寫刻本就有十種版本，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西夏佛經中也有漢譯刊本二種，有時選刻其中的一品加以流通，一次就有數萬卷，如乾祐己酉二十年（一一八九）九月十五日漢文《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末的印施發願文有「散施漢文《普賢行願經》五萬卷」。天慶三年（一一九六）羅太后為薦夏仁宗冥福所施印的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卷末印施發願文有印施「番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願經》共九萬三千部」。西夏文《華嚴經》除了印本外，在英國國家圖書館也收藏寫本三種，而在甘肅也發現泥金書寫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可見西夏人對《華嚴經》的敬重。另外有關《華嚴經》的重要注疏也廣為刊行，如華嚴宗初祖杜順（五五七—六四〇）的《華嚴法界觀門》，在西夏有漢文本

和西夏文本兩種通行，三祖法藏（六四三—七一二）的《華嚴金師子章》西夏文譯本，及五祖宗密（七八〇—八四一）的《注華嚴法界觀門》漢文本，西夏皇室雖對各宗派都予以提倡，但對華嚴無疑特加尊崇，在一篇印施發願文中讚曰「圓宗至教，法界真詮，包括五乘，該羅九會，示諸佛之真源，明如來之智印。」

#### 參考文獻：

1.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3，1975。
2.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1995。
3. 《俄藏黑水城文獻》1-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 史金波等，《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早期傳播》，2000。
5.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 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中漢文文獻釋錄》，2005。
8.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卷	品名	函號	收藏者	備註
1:5	鹿綺綬致波引磔 世主妙嚴品第一	毓悟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	原為杭縣邵章藏 卷下卷首有扉畫
6	絳敝瓊薇瓊梳磔 如來現象品第二	毓悟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	原為杭縣邵章藏
7	繖效勅收波散磔 普賢三昧品第三 鹿鹿蘭統波綉磔 世界成就品第四	毓悟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	原為杭縣邵章藏
8:10	絳蕙鹿鹿瓊低磔 華藏世界品第五	毓悟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	原為杭縣邵章藏
11	鹿駁敝悅收波綉磔 毗盧遮那品第六	藏資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甘肅張思溫藏有複本	
12	絳敝綉綉波蕙磔 如來名號品第七 綉幻瓊波引磔 四聖諦品第八	藏資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甘肅張思溫藏有複本	
13	(光明覺品第九) (菩薩問明品第十)	(資)	甘肅張思溫藏	
14	縹靚波收引磔 淨行品第十一 效纒波收梳磔 賢首品第十二	藏資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甘肅張思溫藏	
15	效纒波收梳磔 賢首品第十二	藏資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甘肅張思溫藏	
16	敝蕙蕙蕙瓊瓊波收散磔 昇須彌山頂品第十三 敝蕙蕙蕙瓊瓊波收須磔 須彌山頂上偈讚品第十四 散迺波收梳磔 十住品第十五	藏資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7:18	(梵行品第十六) (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明法品第八)	(資)	上虞羅氏藏	
19	致敝鹿瓊波收瓊磔 昇夜摩天宮品第十九 致敝瓊瓊瓊波收梳磔 夜摩宮中偈讚品第二十 散靚波梳收引磔 十行品第二十一	藏資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上虞羅氏藏	
20	散靚波梳收引磔 十行品第二十一	藏資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上虞羅氏藏	
21	散靚緝蕙波收梳磔 十無盡藏品第二十二	曉生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上虞羅氏藏	卷首扉畫存祝讚圖一摺

71 80	61 70	60	53 59	51 52	49 50	48	46 47	45	44	41 43	40	34 39	31 33	24 30	23	22
禪苑禱敬散設純磬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禪苑禱敬散設純磬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禪苑禱敬散設純磬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鹿齋苑敬散設貝磬 離世間品第二十八	降敝鏡敬散設黃磬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	(普賢行品第二十六)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	降敝灑銷敬散純磬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第二十五	降敝苑禱敬散設磬 佛不思議法品第三十三	殿磬敬散設貝磬 壽量品第三十一	殿磬敬散設純磬 十忍品第二十九	殿磬敬散設黃磬 十定品第二十七	殿磬敬散設黃磬 十定品第二十七	殿磬敬散設純磬 十地品第二十六	殿磬敬散設純磬 十迴向品第二十五	殿磬敬散設純磬 十迴向品第二十五	殿磬敬散設純磬 兜率宮中偈讚品第二十四	殿磬敬散設純磬 昇兜率天宮品第二十三
毗山	瓊江	綴尾	綴尾	綴尾	(梅)	綴梅	綴梅	綴梅	綴梅	綴梅	綴鐵	綴鐵	綴鐵	愷生	愷生	愷生
卷75、78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76寧夏羅雪樵藏，卷77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藏，卷71-74、79-80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7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複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卷53-54、57-59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58寧夏羅雪樵藏有複本	卷57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卷49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47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複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	卷39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卷29寧夏羅雪樵藏 卷27-30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卷71卷首有扉畫，中國國家圖書館另有木刻版一種			卷55、56不詳	卷52不詳	不詳		卷42不詳	卷首有扉畫		卷41卷首有扉畫		卷38不詳	卷31卷首有扉畫	卷24、25不詳		